

# 世界之道

[瑞士] 尼古拉·布维耶 (Nicolas Bouvier) 著

[瑞士] 蒂埃里·维尔奈 (Thierry Vernet) 绘

治棋 译

旅 行 之 道



## 世界之道

[瑞士] 尼古拉·布维耶 著

[瑞士] 蒂埃里·维尔奈 绘

治棋 译

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© Librairie François Maspero/ Editions LA DÉCOUVERTE,  
Paris, France, 1963, 1985, 2014.  
Illustrations © Thierry Vernet  
Simplified Chinese version arranged via Dakai Agency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6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.  
All Rights Reserved.

本作品中文简体版权由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所有。  
未经许可，不得翻印。

#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世界之道 / (瑞士) 布维耶著; (瑞士) 维尔奈绘; 治棋译. —北京:  
生活·读书·新知三联书店, 2016.4  
(旅行之道)

ISBN 978-7-108-05465-4

I. ①世… II. ①布… ②维… ③治… III. ①游记—作品集—瑞士—现代  
IV. ① I522.6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194395 号

策划编辑 刘 靖

责任编辑 颜 箏

装帧设计 康 健

责任印制 宋 家

出版发行 生活·读书·新知 三联书店

(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)

网 址 www.sdxjpc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河北鹏润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版

2016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889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 印张 13.625

字 数 280 千字 图 48 幅

印 数 0,001—7,000 册

定 价 46.00 元

(印装查询: 01064002715; 邮购查询: 01084010542)

## “旅行之道”丛书出版说明

“道”是道路、旅途，通向一个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新世界；“道”是习俗、方式，蕴含着不同文明的历史文化；“道”是经验、阅历，是让自己的生命与陌生的情境融合，诞生新的生命体验；“道”是言说、倾诉，游走过的、经历过的，都以文字和画面展现。

这套小丛书化用瑞士作家尼古拉·布维耶（Nicolas Bouvier）《世界之道》的书名，为读者介绍现当代旅行文学经典，刻画不同文化的风貌。每部作品都蕴含着对旅行的人文关切，以期为读者呈现不同的旅行之“道”。相信不同阅读者的解读与个人经历相碰撞，会产生新的感悟，从而构筑自己的“旅行之道”。

我必须到别处去找寻生路，或者留在这儿束手等死。

——莎士比亚

# 目 录

## 前 言 1

### 甜瓜的味道 6

贝尔格莱德 / 巴奇卡 / 巴奇卡-帕兰卡 /

返回贝尔格莱德 / 通往马其顿之路 /

马其顿，普利莱普

### 通往安纳托利亚之路 83

希腊—南斯拉夫边境 / 亚历山德鲁波利斯 /

君士坦丁堡 / 通往安卡拉之路。十月 /

通往松古尔卢之路 / 松古尔卢 /

梅尔济丰。开了十二小时的车 /

开了十三到二十小时的车 /

通往奥尔杜之路。开了二十小时的车 /  
不久以后 / 奥尔杜山口 / 吉雷松 / 特拉比松 /  
居米什哈内。当晚 / 科普山口 / 巴伊布尔特 / 埃尔祖鲁姆

## 狮子与太阳 122

伊朗边境 / 马库

## 阿塞拜疆省的大不里士 126

哈菲兹 / 十一月 / 十二月 /

一月 / 二月 / 三月

## 头巾与柳树 185

通往米扬道阿卜之路 / 通往马哈巴德之路 /

马哈巴德 / 马哈巴德监狱 / 曼古尔 /

马哈巴德 / 通往大不里士之路

## 大不里士之二 212

四月 / 离开大不里士

## 高速公路 229

通往米亚内之路 / 米亚内 / 通往加兹温之路 /

德黑兰——四至五月 / 出发前日 / 出发。早上七点 /

通往伊斯法罕之路 / 伊斯法罕 / 不久以后 /  
通往设拉子之路 / 设拉子。当晚 / “古波斯语”酒店 /  
贾姆希德御座（波斯波利斯） /  
波斯波利斯。七月七日 / 苏尔马克的茶馆 /  
通往亚兹德之路。七月十日至十二日 / 阿巴固 / ……? ? /  
亚兹德 / 通往克尔曼之路 / 哈姆军事哨所。晚上七点 /  
阿纳尔。晚上十一点 / 拉夫桑詹。早上六点 / 克尔曼 /  
起程克尔曼。七月十七日 / 当天夜里 /  
巴姆。某处花园。七月十八日 / 法拉。当晚 /  
稍晚 / 早上五点到七点 / 上午十点 / 中午时分 /  
诺斯拉塔巴德茶馆。十四点到十六点 / 稍晚 /  
扎黑丹。七月二十日晚 / 米尔亚维海关。七月二十一日晚 /  
俾路支沙漠

### 走近萨基酒吧 312

奎达 / “车站风景”

### 阿富汗 360

#### 通往喀布尔之路 360

阿富汗边境，拉斯库尔-东 / 坎大哈。凌晨三点 /  
坎大哈的酒店 / 通往穆克尔之路 / 瑟赖



喀布尔 376

兴都库什山脉 390

异教徒们的城堡 / 故迹重觅。写于六年以后 / 嘟嘟

通往开伯尔之路 423

从发掘现场返回。起程前往印度。十二月三日。独自一人 /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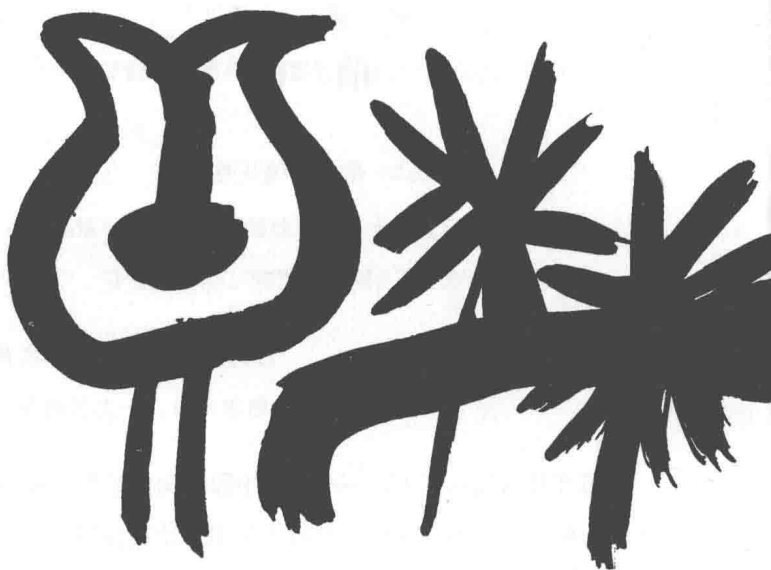
十二月五日。阿富汗边境。开伯尔山口

## 前 言

日内瓦，一九五三年六月——  
开伯尔山口，一九五四年十二月

我离开日内瓦三天了，一小段一小段地向前走着，到达萨格勒布时，便在邮局的自取窗口发现了蒂埃里的这封信：

今天早上，阳光强烈，很热；我爬到山坡上去画画。满眼都是鲜艳的雏菊和长势喜人的小麦，树荫下面一片宁静。回来的时候，碰到了个农民，骑着一匹小马。他翻身下马，为我卷了一支烟，我们一起蹲在路边抽起来。我只会几句塞尔维亚语，但最后还是听懂了他的意思，他说他正在往家里运面包，说他花一千第纳尔找了个粗胳膊大乳房的姑娘，说他有五个孩子和三头牛，还说打雷的时候一定要当心，去年，有七个人都被雷劈死了。



随后我去了市场。今天正赶上大集，可以看到整张羊皮做成的皮包、让你直想成公顷地收割黑麦的镰刀、狐狸皮、匈牙利辣椒、哨子、鞋子、奶酪、马口铁首饰，还有用依然青绿的灯芯草做成的筛子，被蓄着大胡子的当地人用仅剩的一只手翻拣着，而在这一切景象中，最为触目惊心的，就是那些随处可见的单腿人、独臂人、烂眼人、打着哆嗦的人、拄着拐杖的人。



当晚，我坐在大槐树下喝了一杯，主要是为了听茨冈人如何扯着嗓子飙高音。回来的路上，我还买了一大罐又粉又油的杏仁酱。我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东方人！

七月四日于波斯尼亚的特拉夫尼克

我查了地图，发现这是个坐落在群山之中的小城市，位于波斯尼亚的中心地带。他打算从这里北上贝尔格莱德，因为塞尔维

亚画家协会邀请他前去举办画展。我得在七月的最后几天带着行李、开着我们刚拾掇好的老菲亚特到那儿和他会合，然后再接着去土耳其、伊朗、印度，也许更远……我们准备花上两年时间四处旅行，尽管手里的钱只够花四个月。计划不是很明确，但在这种事上，最关键的就是先出发再说。

正是十到十三岁时趴在地毯上静静凝视地图册的经历，让我产生了把图上所有地方都标上记号的渴望。想象一下类似巴纳特、里海、克什米尔的地方吧，那里会听到的种种音乐、那里会邂逅的种种目光、那里会见识的种种理念……一旦你的欲望执着于最初涌上心头的意念，你就会为自己寻找种种理由。而我们找到的理由却根本不值一提。实际情况是，我们不知道该如何形容那些促使我们前往异国他乡一探究竟的想法。在你的心里，有一种东西在不断滋长，并且挣脱了所有的羁绊，直到有一天，在没有十足把握的情况下，你一本正经地踏上了旅程。

旅行是不需要动机的。它很快就会证明，只要上路就已经足够。你以为你会踏上旅程，但随即却是旅程踏上了你，或是把你踏扁。

信封的背面还写道：“别忘了我的手风琴、我的手风琴、我的手风琴！”

开局不错。对他对我都是一样。我不急不忙地坐在萨格勒布郊区的一间咖啡馆里，面前放着一杯插着吸管的白葡萄酒。我看着夜色徐徐降临，外面的工厂人去楼空，送葬的队伍缓缓走

过——队伍里的人光着脚，系着黑头巾，举着铜十字架。两只松鸦在一棵榿树的枝叶间聒噪着。我蓬头垢面，右手拿着一根啃了一半的辣椒，在内心深处倾听着这一天如悬崖轰然倒塌般畅快地结束。我伸开四肢，让身体里充盈更多的空气。我想到猫有九条命的流行说法；感觉自己正在开始活第二条命。

## 甜瓜的味道

贝尔格莱德

我在马杰斯蒂克咖啡馆把车停好时，午夜的钟声正好敲响。泛着热浪的街道上一片静寂，令人无比欣快。透过掀起的窗帘，我看到了坐在里面的蒂埃里。为了打发时间，他在桌布上画了一个南瓜，跟真的一样大，里面还填满了细小的南瓜籽。特拉夫尼克的理发师恐怕难得见他上门一次，他耳朵上的头发浓密得像一对鱼鳍，再加上那双小小的蓝眼睛，看上去活像一条又淘气又疲惫的小鲨鱼。

我趴在窗户上看了好长时间，随后才走进去坐到了他的桌旁。我们开怀畅饮。我为这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得以实现而高兴；他为我俩的会合而开心。他还没有缓过神来。在此之前，他一点儿没敢耽搁地走了太多的路，疲惫让他变得情绪低落。带着脚伤、满头大汗地走过一座又一座村庄，所有的村民都是那么不可

理喻，他又一次对这一切产生了疑虑。整件事情让他觉得无比荒唐。白痴才这么不切实际。走到斯洛文尼亚时，一个旅店老板看到他一脸的萎靡不振和沉得要死的背包，一点儿张罗接待的意思都没有，还殷切地对他说：“这位老板，我可没这么疯狂，我就愿意待在家里。”

随后的一个月，他一直在波斯尼亚画画，这段时间让他重又变得坚定起来。等他夹着一摞画稿抵达贝尔格莱德时，ULUS<sup>①</sup>的画家们像兄弟一样接待了他，并在郊区为他腾出了一间空画室，这样一来，我们俩就都有了住处。

再次驱车上路；转眼便到了城外。穿过萨瓦河大桥后，就只能沿着河岸上的两道车辙前行，一直开到一块长满蓟草的空地。这里矗立着几座破旧的独楼。蒂埃里让我在最大的一座独楼前停了车。我们一言不发，沿着黑暗的楼梯往上扛着行李。一股混合着尘土的松脂味道直冲嗓子眼儿。楼里热得让人喘不过气来。一阵阵猛烈的呼噜声从一扇扇半掩的房门中传出来，在楼道里回响。走到一个宽大而空旷的房间中央，蒂埃里停下脚步，像一个做事很有条理的流浪汉一样，把东西卸在了一块打扫干净的地板上，与玻璃残缺不全的窗户保持着足够的距离。屋里放着一张生锈的床架，还有他的绘画器材和煤油灯。火炉旁边的枫树叶上，摆着一个西瓜和一块羊奶酪。当天洗好的衣服就晾在一根拉得笔直的绳子上。日子过得很俭朴，不过这一切却自然得让我觉得他

---

① 塞尔维亚画家协会。



